

有羊羔，佐美酒，
有美人，长相守。 致 喜剧

时间
一 步

瘦如己

——海瑞枷欵差——

(根据“五彩舆”京剧资料改编整理)

林 頌 整理

配
曲

通海书店

PDF

有羊羔，佐美酒，
有美人，长相守。

时间：明代

人物：海瑞

赵文华

万采

蒋玉珍

张珍

许四贞

马守差

老驿

张月娇

龙套

衙役

公差

妓女

张郎中

官媒婆

谭礼生

男女群众

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

甲乙

甲乙丙丁

甲乙

数人

坊次

1

云都

2

暗坊

3

闹院

4

双枷

5

诈病

6

加刑

7

求释

8

刺字

9

揭奸



上。

文华、万采、蒋玉、张珍、四龙套。

〔四龙套执旗列上。蒋玉、张珍分捧上方宝剑及圣旨分上。起文华、万采威风凛凛地摇鞭而上。〕

文华：（唱）八面威风占了都门，

万采：（唱）铁蹄踏过黄尘滚滚。

文华：（唱）君命在身气概绝伦，

蒋玉：（唱）一路官员尽将首顿。

哈……

文华：万采兄啊！

万采：哈！

文华：（唱）做大臣，
有只三年久。
莫笑登徒子，
爱，如今肥马轻裘。

万采：（唱）高冠、紫绶，

文华：（唱）你高冠，

万采：（唱）我紫绶。

蒋玉：（唱）正是貉成一丘。

万采：（唱）夫子之道皆不说，

文华：（唱）皆不说。

说就给你说，

万采：（唱）说就给你说。

文华：（唱）为名利、芸窗十年久，

万采：（唱）富贵之心，

文华：（唱）人皆有之。

万采：（唱）有之！

文华：（唱）有之！

有羊羔，佐美酒，
有美人，长相守。

万采：（唱）福祿永无休，

齐集：（唱）荣华永无休！

文华：万采兄啊！

万采：文华兄，唔，赵大人。

文华：我等蒙平太师的提拔。

万采：提拔。

文华：万岁的信任。

万采：仗任。

文华：我由一个相府门客，提升做了工部侍郎。

万采：我也做了一名套小的文选郎了。

文华：真是宠幸无比。

万采：势微滔天。

文华：此番江浙两省洪水为灾，钦命我等前去鄞县，在端午节祭祀海神。如今我是钦差大臣。

万采：我也是一名陪祭官。

文华：鄞县知县乃是海瑞。

万采：此去凡事须着小心。

文华：唔，你也太小胆了。咱有平太师可做靠山，真是“一将平波，无人敢举篙”；

万采：“一将平波，无人敢举手”！

文华：你无看见张经那个老头，倚仗两江总督，与我相抗，只要平太师参上一本，他就身躯与头壳分食了。

万采：就连海瑞要为他保奏，也熬将他贬_去淳安，给他做一名小小的知县。目下才调补鄞县。

文华：海瑞平时利害。

万采：利害。

文华：在我看来却是平常。此来就要给他看一个颜色咧！方显我赵文华的手段高强。

万采：只是海瑞在朝，就连咱平太师也是退避三舍唔！我看敢着细脑

恰被这车马！

华：万兄啊，人说忠厚就是无用，你真是太忠厚了！你^祀不和下官奉旨来祭海神，顺便查察官风民情，圣上赐我上方宝剑，先斩后奏。海瑞这了老小子，若不识相，就找他一了结处，一刀两断，让他去找他的老朋友张经。哼，何惧之有？

万采：唔，文华府，无，起大人高见，小弟，无，下官真是不及万分之一唔。

文华：万兄，咱一路行来，未知到此是什么地界？

万采：待我问过。（向众）手下，到此是什么地界？

蒋玉：启禀大人，到此正是鄞县地界。

文华：唔，到此鄞县了。来啊，乎整仪仗，向城门迳迳而进！

众人：是！

文华：万兄，队伍头前先去，我想海瑞探听钦差带当前来，他必定率伶全城官员，在着城门口，惶惶诚恐，不输“番仔祭祖”。

万采：那是怎说？

文华：叫“蹿块再蹿块”。

万采：哈，你比喻得真好！

文华：到时咱两个骑马这仔从个石前经过，只见满地跪甲乌港，听见咱的马蹄声，海瑞伶那些官子官孙，就赶紧向咱叩头，接呢一起一落，套着块“狗征碓”。

万采：我才在他石前大喝一声：“起去！”

文华：那些官儿^做爬起来，海瑞走来我石前，必恭必敬：“卑职鄞县知县海瑞，率伶全城官员失迎，迎接钦差大人”。我才信他做客气一下：“有劳海知县！”

万采：咱才头前入城，“嘻嘻哄哄动”，这仔接进去。

文华：我看在咱石前，海瑞连放屁都不敢大声。

万采：这一下就可给他伶教钦差大人的威风了。

文华：催马起行。

万采：是，起行。

文华：（唱）我今催马且加鞭，
钦差一行到城边。

吾等谁敢不敬，
且看谁敢有言。

〔前王、张珍等上。〕

前王：右果大人，已到新县城边。

文华：哄，到城边了，地方官员可有前来迎接吗？

前王：并无一人前来迎接。

文华：啊，并无一人前来迎接，真是可恶！海瑞啊海瑞，你胆敢藐视钦差，今番就卜给你晓得，我赵文华不是好食的果子。

万采：海瑞这个人真是硬骨头啊！

文华：哼，你休要学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此来若不将海瑞打个不鸟威，誓不为人。（对众）来啊，入城找馆驿安身。

众人：是！

〔龙套绕场下。〕

文华：爱啊！

（唱） 李批海瑞拜尘埃，
显出钦差大气派。

万采：（唱） 谁知寂寞无人问，

文华：（唱） 一场无趣心中知。

海瑞你只是一字小人和县，明知本官奉台前来，故而避而不见。好，我此行定不与你干休！

万采：赵大人且莫受气，先到馆驿安置，再作计议。

〔赵文华、万采等人拥下。〕

—— 幕 下



（老驛差上）

人：老驛差、老文華、萬年、將玉、林珍、白老頭。

（老驛差上）

老差：（哈）驛官終皆去筑堤，

看門只有老阮差。

老漢阮老兒，在郵縣館驛做一各阮差。更爭我又老又痴，近來兼臭耳。說到人情與物理，我却是无所不知。近因洪水為災，少年的通口跟海老爺去筑堤，只有老漢一人快領隊。前日海老爺吩咐，說這兩日有一各款差起大人要來，叫我打扫館驛。時間不早，來客前來，我不免在此養神一番。（瞌睡）

（吹簫，四花套上，列開，將玉、林珍隨上，老文華、萬年上，望觀）

文華：手下，驛官何在？為何不來迎候？

結玉：（向前）驛官何在？驛官何在？（向前）大人，驛官不在，有一个老头，正在瞌睡！

文華：真是可惡！將他叫醒來！

將玉：（扶看老差）老貨醒來，醒來！老貨醒來！

老差：呵！何哈！（打个欠伸又睡下）

將玉：你熟睡了是不？醒來，醒來！

老差：呵！（醒）

（唱） 目一睜，就熟睡，

曾之睡，睡曾之。

婦內人馬踢台野，

誰人喊聲鬧遠？

這是何人？為何在館驛大聲小叫？

文華：問他驛官何去？

將玉：老的，驛官何去？

老差：（听不清）你讲什么？

你驛官在何處？

老差：“柳乾”？无々，这处蕃薯、芋头恰满山是，差是“柳乾”却是无半粒。

蒋玉：胡说，是问您这馆驛的驛官何去？

老差：唔！（恍然大悟）驛官吗？只因海水中断堤岸，海老爷亲率全城官吏，前去筑堤，这里的驛官也随去收口了。

文华：嗯，原来海瑞去筑修堤岸！

老差：啊，怎恰拙多人，是从那里来的？

蒋玉：京都。

老差：啊，是“酆都”地府来的，也恁是人阿是鬼啊？

万采：原来是一臭耳的。听好：（大声）既是京都来的钦差。

老差：“三弟”？哈々々，妙哉：“三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就如探囊取物”。啊，真是万夫不当之勇，哈々々——

众人：（忍俊不禁）哈々々——

蒋玉：老货听清楚：既是京都来的钦差大人——

老差：呸，不查不言，也无要“替身”图巫买“大人”，哼！

文华：老货，我是钦差大人！

老差：唔，钦差大人，您来了啊！好々，海老爷交代，请在此馆驛歇歇。

众人：是！

老差：来々，随我入内。

〔蒋玉、张珍及四龙套随老差下。〕

文华：万兄，我看海老爷输学孔明在摆“空城计”！

万采：这了老先生，不知他葫芦内究竟是块卖什么药？

文华：管他什么药。我等一日奔波，此时肚中实是饥饿难忍了！

万采：正是，多亏大人提起，不然就饿一下熬过饥，手下！

〔蒋玉上。〕

蒋玉：大人何事？

万采：吩咐备办酒宴，伺候大人。

蒋玉：伶俐！吩咐驛差速备酒宴伺候大人。

〔老驛差内应：“来了！”——捧饭盒上。〕

老差：钦差大人，饭菜已备，请大人止饥。

万采：呈上来。

老差：（摆上饭盒）是。

文华：驛差，是什么好酒好菜？

老差：都是本地特产，大人请观！

文华：（见饭盒，大怒）都是一盒芋头与一碟清茶，说啥本地特产，胆敢戏弄本钦差，该当何罪？

老差：请，请息怒，大人啊！

（唱） 芋头松又香，
不要头顱是忠良，
清茶味芬芳，
官清如水民安康。
两物尽皆是上品，
用来敬奉忘味深长！

文华：（盯他一眼）驛差，你用此物敬奉钦差，无恁海知县平日三餐是吃何物啊？

老差：大人、你问海老爷吗？你听我说：

（快板）洪水为灾无奈何，
五谷全然付波涛。
粗粮难得填腹肚，
谁人可食一块芋。
海老爷：真朴素，
俭百姓，同食苦，
草根树皮三顿度，
这款清官万民皆拥护啊都拥护。

文华：好，退边伺候！

老差：是！

〔老驛差下。〕

文华：噯，海瑞创这款的供应，真是欺我太甚！但此时饥饿难忍，人说饥不释食，来试之芋头滋味，俭教俭教这鄞县的特产一下。

万采：来々々！（饥极，不等起话完，舒芋头一嚼，眉头一皱）唔々

文华：套套套！（拿起一块嚼着，急吐面）呸！呸！呸！牙头煮无熟，又
会咬嘴，都套输块铜猪呵！

万采：我也套吞得下去。

文华：海瑞呵海瑞，你拙可恶！我这遭若放你过去，项颈会生疮！好
，（一想）我必须找着海瑞的把柄，然后将他摆布，方显我的
利害。

万采：虽是道说，但要找他的错处，却是难哉！

文华：谅此一介知县，岂无弊端。待我乔装暗访，自能找出他的错处
。蒋玉来。

〔蒋玉上。〕

蒋玉：大人何事？

文华：进素衣伺候。

蒋玉：是。

〔蒋玉进便衣上，赵文华接过改扮客商模样。〕

文华：蒋玉，你也改扮，随本官前去暗访。

蒋玉：老爷！（下）

万采：（见赵改扮毕）大人如此打扮，真如腰缠万贯的佳公子，又风
流，又俊秀，真是我兄犹嫌！哈！哈！哈！-----

文华：哈！哈！哈！但愿此去，就可找到海瑞的劣绩，消我心中之恨，方
不虚此行！

万采：但愿大人乘兴而往，败-----

〔蒋玉上。〕

文华：喂，得志而归！万元啊！

（唱） 风流欵差扮客商，

下落民间去暗访。

望兄馆驿暂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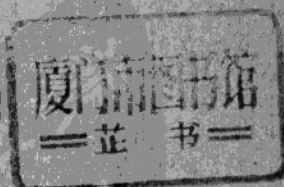
不日相见话短长。

万采：（唱） 大人早去早回往，

免得小弟长盼望。

〔赵文华与蒋玉别万采下。——布 下

141611



荆三场 闹院

景：含春堂妓院。

人：海瑞、赵文华、蒋玉、许四、马守贞、张月娇、四衙役、四妓女。

〔二幕外，海瑞带四衙役上。〕

海瑞：（唱） 为民勤苦不殒身，
昼夜辛劳在海滨。
富贵于我如散屣，
一官未忍负初心！

下官海瑞，字刚峰，只因在朝开罪严嵩奸党，被贬为淳安知县。为官只要忠君爱民，何分内外大小。最近调理鄞县，此处洪水为灾，堤岸崩坏。闻说朝廷着奸徒赵文华前来祭祀海神，以退洪水，真是可笑！方才前去拜会，说是染病不能相见。这事且免一边。老夫连日督同官民防洪筑堤，且喜新堤巩固。为恐泥匪乘机骚扰，带同衙役巡视城中，以防不测。手下。

衙役：在。

海瑞：随吾巡行。

衙役：是。

海瑞：（唱） 为保诸民得安定，
连夜巡防不辞劳。

〔海瑞与四衙役下。〕

〔赵文华上。〕

文华：蒋玉带路！

（唱） 乔装改扮下街市，
看人较好看景致。
风流钦差风流事，
寻花问柳最相宜！

只因暗访海瑞为绩，谁知满城人称赞，都说他是第一清官，我走得筋疲力竭，只好罢论。幸亏寻得旧时相识妓女。漫步而来，前见马守贞妓院在望，哈哈，真是一个好所生啊！

天台望，
旧时桃源洞。
正是神女所生，
行人到此魂飘荡。
停车驻马，
二十^前年散放。
温柔乡里好春光，
还忆阳台梦！

一别二十年，门庭依旧，恐人事已非，马寻贞若还在，就使
忆念故人，谯已残花败柳，不堪藏枕。但这家妓院，必另有佳
丽，我不免进去作通宵之乐，方不负此行！哈，蒋玉，这地
是什么处？

蒋玉：大人！（急改口）无，员外啊，这聚不院是城中最大的暗娼，
内中的货色我看是套少唔！

文华：我今欲在此过夜，明日就回。你先回去告知万老爷，免劳盼望。
明早你去海瑞衙门，吩咐祭海供应之事。

蒋玉：是！员外，一路人块说，海瑞法令森严，嫖赌饮都是犯禁，你
着恰细利咧！

文华：免你噜咏，我自有道理。回去吧！

蒋玉：伶命！

〔蒋玉下。〕

文华：（唱） 二十年前，
春梦尚缠绵。
重游故地，
再来领略春色万千。

〔起文华下。〕

〔帘开：含春堂妓院花厅。许四上。〕

许四：（唱） 遊乐子，
本是一纨绔，
花街柳巷，
云入无时煞。

守着好人情，
偏又爱着我。

性相近，
促相瓦。

裤头缚相连，
难分又难刈。

翻身一逆转，
床头金尽无投倚。（无奈何）

幸得她，
带着我，
自立门户，
抬牌高挂。

虽是小亡八；
做了头家也堪夸！

（念）含春收院我主持，
人々叫我黑乌龟。
黑龟吃到肥累累，
白龟饿到嘴开！

在下许四，本是一名花々公子，流落妓院，与姘头马氏，开这家“含春堂”，暗做皮肉生涯，这几年来却也生忌头旺。今年洪水为灾，县衙出了禁令，以致门庭冷落。近日买来一名女子，入门以来，归日啼々哭々，不肯接客，任你百般打骂，只是不从。真是令人挂怀，真心啊！今日老姐再去解劝，未知可曾回心转意不？内巧老姐请云。

〔马守贞内声“来了！”——上。〕

守贞：（唱）听见阿四有叫声，
放落碗箸就起行。
未知叫阮也争情，
三步两伐到火厅。

老的万福！（双手成拳下体摇动）

许四：啊，哈々，免礼免礼！请坐。

（和老的，唤阮近前，有也的时？）

许四：请你近前，不为别代。只为咱所买的女子，未知她可肯接客吗？

守贞：嗟呵！无说我还无发火，说咱这了臭婊仔，我就怒气冲天。

许四：为何呢？

守贞：老的你听我说：

（唱）她终日哭々又啼々，
说她是官家千金女。
被歹人拐骗来到此，
若再相逼拼一死！

许四：也是怎样啊？

守贞：按尔啦！（学女儿啼哭哀求态）妈々啊，你着带念奴家全家惨死，剩我单身女儿，孤苦伶仃，望妈々你着体谅，若再相逼，我就决拼一死！噯々々-----

许四：唔！恁你道说，莫非就此干休吗？

守贞：硬的软的，步数都用尽了，也那有啥法度啊！

许四：（怒）岂有此理！咱五百两良买她来，望她来做了摇钱树。她不接客，都煞尽本无亏了！给个父再去拷给她半小死-----（起身欲入）

守贞：（阻住）且慢！你用那枝短棍撑块乱拼，套得好势拼死也要怎样？

许四：依你之见可怎样？

守贞：依我看来，慢慢劝她，若迁着好人客，她若再敢不从，她就讨死给个父！

许四：好々，就听你嘴，啊噯，我要眠一下。

守贞：也不可再眠，我要入内，你着在门口等接人客。

许四：人客伊恰套晓自己入来，看那着厝等接啊！

守贞：我苦你恁贪懒，下世人着厝给你做乌龟唔。

〔马守贞下。〕

〔赵文华上。〕

文华：（念）二十年前旧春色，
今宵再访桃花汛。

(叩门)喂，内巧有人无。

许四：来了！人客请坐。(向内)老姐，人客来了，紧出来呀！

〔马守贞内声“来了！”——上。〕

守贞：兀来客官、未知客官，何方人氏？来此何事？

文华：在下褚德，京都人氏，经商路过贵地，客居无聊，特来消遣一番。

守贞：甚好甚好！未知客官做什么经纪头路？

文华：你听我说：

(唱) 我在京都贩卖珠宝，
南走东海北走黄河。
家中的磁石玛瑙，
坎钱金豆归船管。
珊瑚过百尺，
斗大明珠无处讨。
奇珍异宝，
皇家也是无。
家财堪比石崇富，
人缘更比孟尝好。

守贞：啊，兀来你都是一个“大富财”的员外！

文华：噫！是大富翁。

守贞：是“大牛虻”？

文华：噫，大财主。

许四：行这种路，当然“吃无久”。

文华：是财主褚员外，你听走进去？

许四：唔，是财主褚员外，失敬失敬。员外光临寒舍，这地要吃要玩，应有尽有，任恁员外选择。

守贞：未知员外可喜爱什么？

文华：备酒！

守贞：(向内喊)进上等酒宴来。

〔马守贞应声指柳稚妓进酒宴上。〕

许四：动鼓乐！开天官！

(欢乐劝酒)

文华：(饮酒) 哈哈……头家，独饮无趣，有什么可取乐无？

许四：小人有拔名妓女，会操琴唱歌，未知员外要赏脸不？

文华：甚好，甚好！快叫来！

守贞：众丫头啊，紧去来见客！

[众歌妓内声“来了！”——上]

守贞：当着员外面前，好好唱来！

歌妓：侬侬！（操琴唱歌，跳午）

(唱) 春天淫雨漫田国，
堤岸决崩水泛滥。
下种种秧皆绝望，
农家望洋叹几番！

X X X

夏至烈日照当头，
茫茫洪水不停休。
水深火热日难度，
全望朝廷速拯救！

X X X

秋风吹起客衣单，
鹄形菜色苦艰难。
唯有朱门酒肉臭，
郊民谁问暴子寒？！

X X X

冬天雪落满田山，
不恤民艰枉做官。
遍野哀鸿声凄切，
当筵歌午也心肝？

[初唱时赵丑态毕露，混入午女群中，及听歌词不对头，即渐变脸！]

文华：哼！饮酒既是作乐，谁叫你等来唱这些不能入耳的歌谣啊！

妓甲：禀员外，海老爷有令，不论歌楼酒馆，不准歌唱淫词滥调，犯

者乎办。这些歌词也是他梨来给阮唱的，员外若不
他老爷改来另唱！

文华：哼！——真是岂有此理！

守贞：员外既是不乐，你等退下。

许四：退去，退去！

守贞：去，紧退去！

〔许四推众妓下。

守贞：（旁白）我看这些查某都不中他的心思，他才无欢喜。有了，想他是珠宝客商，就叫那个硬牙查某云来试口，看会动他的心阿歪？（对赵）啊，褚员外，我新近买一个查某姘仔，叫她云来给你陪酒好不？

文华：可以，不用！

守贞：应当伺候。老四，紧将月娇叫云来！

许四：（内）月娇，你怎么不云来接客，紧云来，行々々！

〔许四扯帐月娇上。

月娇：狗强盗啊！

（唱） 我是千金窑门之后，
因何扯我露面抛头？

许四：这位是京都珠宝客商褚员外，叫你去陪酒！

文华：啊！好美人啊！像这号不才会度得！

月娇：（怒视）哼！——

守贞：月娇，紧来斟酒！

文华：来々々！（上前拉月娇）来与我饮一杯。

月娇：啊！（打起咀巴）你这光棍啊！

（唱） 你敢将我来引诱，
与你拼个尸横血流。

文华：你这婊子，你为何打我？

守贞：你这贱人啊！

（唱） 当筵竟敢行凶动手，
得罪贵客我岂甘休！

老四啊，关她捆起来！